

梵缺 著

曲檀儿邪笑道：『你怎么就闪了呢？』

『哈哈，主人，我是不敢。』小萌萌求饶。

『无耻！』

『那也是跟主人学的……』

鸾凤和鸣

LUANFENG HEMING

2

大结局

第五风华

DIMI
FENGCHUA

5

史上最萌最宠
最腹黑黑夫妻搭档
将男女间最美最动人的
情感演绎到极致

腾讯文学旗下

王牌作家梵缺

《第一风华》第五部

鸾凤和鸣

神奇大陆·异世空间
相濡以沫·爱情传奇

本文原名：《爆笑宠妃》

首发点击：20000000次

评论：160000条

累计收藏：280000人

推荐：35000次

墨连城紧握着她柔软的小手，
十指紧扣。
若是可以，真希望岁月静好，
相爱相守过一辈子。
而不是像如今这般，
危机重重，不得不分开。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FENGHANG WENYI PUBLISHING CO., LTD.

2

LUANFENG
HEMING

鸾凤和鸣

梵缺 著

第五卷

大結局

5
DIYI
FENGHUA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一风华. 5, 鸾凤和鸣: 全2册 / 梵缺著.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8050-8

I. ①第… II. ①梵…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10707号

书 名 第一风华. 5, 鸾凤和鸣
作 者 梵 缺
出版 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 策划 戚兆磊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 编辑 戚兆磊
责任 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412千字
印 张 30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8050-8
定 价 58.00元(全2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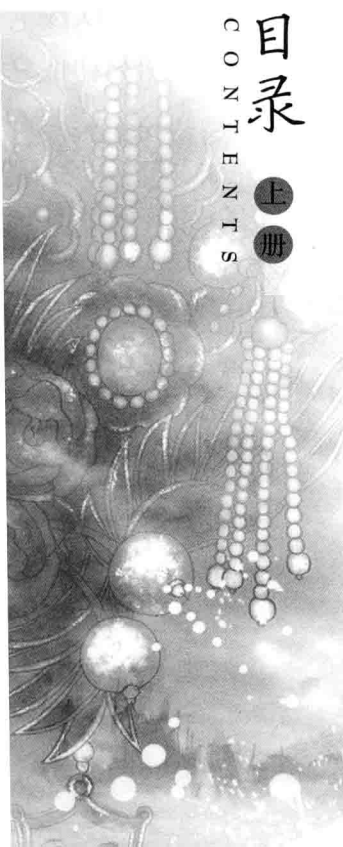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5801302401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风华

CONTENTS 目录 上册

- | | | |
|------|------|-----|
| 第一章 | 生死未卜 | 1 |
| 第二章 | 浴火重生 | 14 |
| 第三章 | 丹神徒孙 | 30 |
| 第四章 | 逃出天罚 | 42 |
| 第五章 | 溪城盗药 | 54 |
| 第六章 | 潜入丹塔 | 75 |
| 第七章 | 鸡蛋菜粥 | 95 |
| 第八章 | 许老疯子 | 114 |
| 第九章 | 反常有妖 | 125 |
| 第十章 | 千草堂主 | 137 |
| 第十一章 | 偷药闹剧 | 151 |
| 第十二章 | 自讨苦吃 | 170 |
| 第十三章 | 万妖朝拜 | 182 |
| 第十四章 | 风华绝代 | 205 |



第一百风华

CONTENTS 目录 下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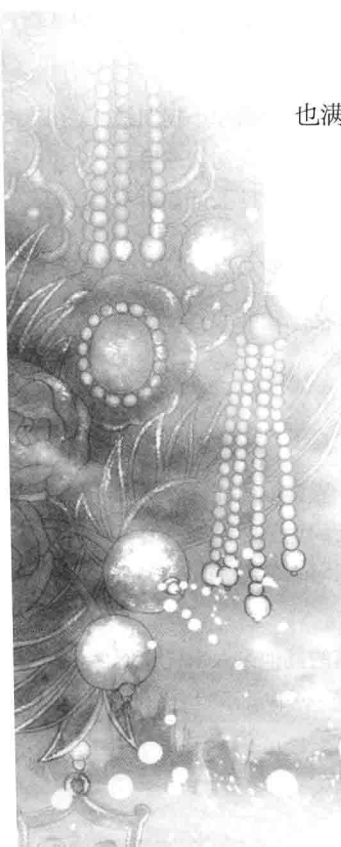
第十五章	破除危局	237
第十六章	作弊风波	249
第十七章	何为无耻	271
第十八章	断了退路	295
第十九章	化茧成蝶	335
第二十章	鬼雾山脉	354
第二十一章	美人长卿	362
第二十二章	水城风波	381
第二十三章	便宜师尊	397
第二十四章	望雪公子	406
第二十五章	三朵奇葩	417
第二十六章	九城帝尊	434
第二十七章	绝处逢生	444
第二十八章	繁华落幕	460

第一章 生死未卜

墨连城在轻颤中徐徐闭上双目。

泪水流尽，干枯了，染上了鲜血。

良久过后，他猛地睁开眼，那血眸中含着坚强，
也满载了仇恨。



墨连城拼命赶到这里，发现四周有战斗的痕迹。

有血？！他的脑海顿时一片空白，心在颤抖，从来没有过的慌乱袭上心头。他很快又发现不远处重伤倒在灌木丛里的小萌萌。小萌萌都这般凄惨了，那檀儿会如何？他急急地奔过去，惊问：“檀儿呢？檀儿呢！”

小萌萌急喘着气，情况很不妙。

墨连城慌乱地将丹药取出，一把又一把地往小萌萌嘴里塞。

过了半晌，小萌萌才迷茫地睁开双目。

“檀儿呢？”墨连城急切地问。

“被、被捉走了……”小萌萌说出真相，还指了指方向。

墨连城的脸色一白，心底生起了浓浓的恐惧。他将小萌萌收进空间石，顺着小萌萌指出的方向一路狂追，直到筋疲力尽了，还是没有找到曲檀儿，也没有发现那名锦袍男子的行踪。他不敢想象曲檀儿落到锦袍男子的手中会怎么样，最终，他压抑不住满腔的悲愤，泪流满面地癫狂咆哮，声音震得林间百兽惊恐，鸟飞四散。

天黑了，墨连城才失魂落魄地回到墨族。

城内一片狼藉，所幸伤亡不大。

正堂屋内。

墨亦枫染血的白衣尚未换下，这时正一脸阴沉地坐在首位上听着族人汇报情况。众人看见墨连城踏进屋都停下了说话，目露关切。墨连城看到大家担忧后，才慢慢恢复了理智。他的心很痛，很伤，很着急，可越是这种时刻越不能失掉冷静。何况，他和檀儿有生死契作为联系，如今他身体没有感到什么不适，那么也表示檀儿还活着。

这时，小煜儿忽然从外面匆匆跑了进来，先将屋内所有人都看了一遍，才撒起小腿向墨连城奔去，仰起不安的小脸问：“爹爹！娘亲呢？”墨连城见那个小小的人儿急匆匆往自己跑来，心软了一角。他想回答小煜儿一声，奈何喉咙好像被什么堵住了似的，什么话都讲不出来，只能弯下腰将小煜儿紧紧地抱在怀里。

小煜儿敏感地察觉出来自父亲身上的悲伤和难过，乌黑的大眼霎时浮上一层晶莹的水雾，小手害怕地紧紧抓住爹爹的衣袍。但也只是忍了片刻，小煜儿即哇的一声哭了起来，直到哭累了，才窝在墨连城的怀中睡了过去。

墨亦枫屏退了族人，斟酌了半晌才试探地问道：“连城，发生了何事？”

“她……被捉走了。”墨连城的嗓音异常沙哑又艰涩。

墨亦枫猛地站了起来，心里掀起了滔滔波澜。原本面对天罚城主，墨族很可能会死伤惨重；目前却变成了由曲檀儿一人换来其他人的平安。墨亦枫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渐渐平复激荡的心情。可是他尚未说出几句劝慰的话，又听到了一个秘密。

墨连城淡淡地道：“我和檀儿……有生死契。”

生死契，生死相约——一人不在，两人同亡。可是这个契约于活着的其他亲人来说，何其残忍？！墨亦枫的心情异常复杂——悲愤、担忧、害怕、无奈、迷茫……渐渐又生出了无

尽的悲凉和一丝难以言语的羡慕。

随后，墨连城说要去五行大陆救人。

墨亦枫没有阻止墨连城，只要求同行。墨连城知道他决定的事情很难更改，也就没有多说什么。墨亦枫立即抓紧时间去安排一些事宜，并派人去通知曲族；而为了小煜儿的安全，墨亦枫思虑再三决定把他送去幽冥。

小煜儿醒来后郁郁寡欢，年纪小小的他也明白自己的娘亲被坏人捉走了。当他得知自己很快就要被送去幽冥，也反常地没有像以前那般吵闹，好像一下子长大了不少，只是板着小脸异常安静地陪着自己的爹爹。

墨连城摸了摸他的小脑袋：“煜儿，就算爹和娘不在身边，你也要认真修炼，将来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知道吗？”

“知道。”小家伙点了点头，眼泪又溢出来。

墨连城有些笨拙地给小家伙擦眼泪。可是，小家伙的眼泪越擦掉得越快，弄得他这个当爹的又心疼又无措，只好将小家伙默默地抱在怀里。

“爹爹，煜儿想娘了。”

墨连城抱住小家伙的双臂一紧，沙哑地道：“爹爹也想你娘了……”想起曲檀儿，他的心就紧紧地揪着，一阵又一阵地疼。随即，他取出一枚储物戒放到小家伙的手里，仿佛在交代遗言般叮嘱道：“戒指里面有娘亲给你买的一些小玩具，也有爹爹炼制的灵丹，还有一些爹和娘以前用过的东西。煜儿，倘若日后碰上什么不开心的事，你一定要记住，在爹娘心里最希望的不是你长大后要有多大的成就，或者有多么出色，而是希望你要活着，一直可以健康快乐地活着，明白吗？”

小家伙听得懵懵懂懂的，不过还是将爹爹讲的话记在了心里。

很快，秦小森过来将哭成了小花脸的煜儿抱走。

墨连城转身进了后院，去见澹台樱。

澹台樱呆滞地躺在床上，见墨连城进来立即激动地问：“是不是因为我？是不是？！如果不是我……天罚城的人也不会这么快就找到这里。”

“你无须自责。”墨连城不怨澹台樱。因为澹台樱本是一番好意，怪只怪对手太过于阴险狡诈了，让他们防不胜防。沉默了一阵，待澹台樱的情绪稳定了下来，墨连城才道：“我很快要去五行大陆了。你打算如何？”

“我也去。”澹台樱带着赎罪之心将九霄塔送给墨连城，“这个你拿着吧。里面有一个库房存放了大批上品玄石，你可以拿来修炼。”只要有足够的玄石，在九霄塔里修炼会比外界快上许多。越往上一层，消耗玄石就会越多，修炼的速度也会越快。具体待在第几层修炼才合适，要看个人身体的承受能力。

澹台樱深知凭他们这点微薄的力量和天罚城主作对，无疑是以卵击石；可是他又明白自己没有任何立场去劝说墨连城放弃曲檀儿。因此，他只能将自己目前所知的情况，全部告诉了墨连城，好让他有个心理准备。

两个时辰后。

零和展北烈知道墨连城等人要去救曲檀儿后，自知修为浅薄去了也只是会累赘，就主动开口留了下来，随众多墨族弟子一起迁往幽冥避难。

秦岭和小萌萌死活要跟墨连城同行。考虑到秦岭懂医术，而澹台樱的伤势恰好需要一个人照顾，墨连城也就没有了异议。四人一兽，匆匆上路，没多久即通过空间传送阵离开了玄灵大陆。

途中，九霄塔缩成一颗小石头般大小，由秦岭带在身上赶路。

在九霄塔内有一座府邸，墨连城和墨亦枫各自挑了一个房间住下。府邸内不但有一个种植了很多灵药的药园，还有一个很大的库房，库房内存放着澹台樱多年来的珍藏——难怪当初他怎么也不肯将九霄塔送人。如今他却毫不吝啬地把这些资源送给了墨连城。

墨连城自感时间紧迫，因此他不分日夜，拼命修炼。

澹台樱连连惊叹，自愧不如。

有一日，墨亦枫深思问：“第九层，修炼一日能抵在外面多少天？”

“按个人的资质。最差的人能顶五六十天，最厉害是八十一天。”

墨亦枫瞳孔一缩：“我也想修炼。”

“我的玄石只够连城一个人修炼。”澹台樱纠结。

“经过其他大陆时，不计一切代价……换，抢，夺！”

“……”

玄灵大陆去五行大陆没有直接的传送阵，要途经很多大陆。这个就好比去某地路途太远，需要中途换几趟车一样。

很快，墨亦枫的强悍让人大开眼界。

很多时候明明只需取出灵丹跟对方换取玄石，可偏偏，墨亦枫不换，非要强抢。被抢的人如果乖乖合作，他会只取玄石和灵药；倘若敢反抗，下场会很凄惨，绝对会被抢得连一条内裤都不剩。当然，被打劫的那些人基本不是什么善类，照墨亦枫的个人说法：这种人活着就是多余的，抢了他们的东西也是替天行道。

可澹台樱觉得，谁来灭了这只妖孽才算是真正的替天行道！

五行大陆。

众所周知，天罚城建在一处人迹罕至的原始山脉。而这一片山脉全部被天罚城划入了区域，禁止任何人擅闯。对于如此霸道的行为，依然没有一方势力敢站出来表示不满。原因在于，天罚城主是一个令无数强者畏惧的存在。

高山峻岭，连绵起伏，广阔无垠。

在这里有一座小小的火山。

曲檀儿全身衣裙都让汗水浸透。而站在她眼前的锦袍男子形同地狱来的修罗。曲檀儿黑着脸问：“你带我来了什么地方？”

“天罚城，绝焰山。”锦袍男子的嗓音透出了凉薄。

曲檀儿往身后的火山望了一眼。

四周的温度很高，一个人长时间待在这里早晚会上脱水而死。

他为什么要带她来这里？曲檀儿不会幼稚到以为他带自己来观赏火山喷发的奇观。像锦袍男子这样强大的人物已经不能用普通人的思维去揣摩，往往这些人想做什么或者想要什么，都会很直接。只是，她依然看不清楚他的面容，也无法知道他的表情如何，只能从他的一些举动上察觉他的细微变化。

曲檀儿既已知道自己的小命掌握在对方的手里，反倒冷静了下来：“你带我来这里，想做什么？”

锦袍男子道：“扔你进火山。”

曲檀儿疑惑道：“你想杀我直接一刀便是，何必多此一举？”

锦袍男子好像看了她一眼，似乎很迷惑地问：“镇魂珠怎么会选择你为主？”

曲檀儿自嘲道：“这个还用问？肯定是我的人品好啦。”

她想给他添堵，看来是失败了。

锦袍男子淡漠依旧，却没有继续再问。他可以察觉到曲檀儿身上有镇魂珠的气息，只是不管他搜了多少遍都一样，无法搜出来。原因很可能是，镇魂珠认主后改变了形态。倘若轻率地杀掉曲檀儿，他很可能会再次和镇魂珠失之交臂。之后，他想到一个办法，就是借火山来熔掉曲檀儿的血肉之躯，慢慢逼出镇魂珠。在火山之中灵气稀缺，镇魂珠想逃也不易。

锦袍男子强行带着曲檀儿来到火山口。

曲檀儿眸底饱含着愤怒和仇恨，也隐含了深深的悲凉和绝望。她脑海中不断闪过那个风华绝代的身影，记忆中那温柔如水般的眸光，温雅的浅笑，还有他吃醋的小样子。她和他有生死契。不敢想象自己死后，他会如何。

当初他病重，她不愿独活，才立下了生死契。

如今，她悔不当初……

巨大的热浪袭击和时不时蹿出的火星和滚烫的火石，都没能击穿锦袍男子的灵气护罩。他将曲檀儿推向火山口，曲檀儿只觉呼吸困难，有种很强烈的窒息感。她很想大声咳嗽，却又被火山火难闻的气味呛到了，想咳也咳不出来。她凭着本能就想逃走，但身子被控制住了，根本无法动弹。锦袍男子只要稍微用一点力，她就会掉落至火山口。

死亡，如此接近。

锦袍男子忽然说道：“本尊可以满足你一个愿望。”

“嗯？”

“说吧。”

“我想解开身上的生死契。”曲檀儿怀着一丝希望，艰涩地道出来。

“生死契？”锦袍男子握住曲檀儿的手腕，快速地检查完她的身体，果真发现有生死契。“真是愚蠢的女子，竟然将自己的命和别人联系在一起。”

曲檀儿冷淡道：“我是否愚蠢岂是你这种人可以理解的？”她不会因仇敌一时兴起答应替自己解除生死契而心生感激。走到今日这种绝境，还不是他一手造成的？她心里只会恨不得亲手将他凌迟了！

锦袍男子道：“强行解除生死契，你可知道后果？”

“你真可笑！我都要死了还会在乎这点后果？”曲檀儿语气带着讽刺。强行解开生死契会让她元气大伤，伤及修炼的根本，修为跌落，寿命减半。可这些弊端，对于一个将死之人来说，压根就不重要了。

锦袍男子修长的手指一点曲檀儿曾经结下契约的掌心，有一股力量直接进入了她的身体。曲檀儿顿时感觉自己体内好像有什么东西被强行撕裂，接着一波又一波的剧痛不断袭击着她。痛苦并不能让心存愤恨的她有一丝屈服，存着杀不死仇人也要恶心他一把的执念，她将含在嘴里的一口鲜血直接往男子的脸上喷去。

奈何，没能得逞。

锦袍男子的灵气护罩连火山射出的石屑都能挡下，何况是一口鲜血？

须臾，曲檀儿清楚地感觉到自己身上的生死契解除了。她心头很失落，却又有一分安心，至少自己的死，不会连累到心爱的男人。

接着，锦袍男子将曲檀儿往火山口一推。

在绝望的一瞬间，曲檀儿猛地聚起一支尖锐的灵箭，出其不意地射向锦袍男子的咽喉。然而，灵箭只击破了锦袍男子的灵气护体，未曾伤及他分毫。可是，绝望的人儿已经跌落火山口，衣裙破碎，凄美泣血！

曲檀儿瞪向锦袍男子的最后一眸，阴冷又可怕，像恶魔，也似恶鬼，仿佛要将他的样子刻进灵魂，即使死后也要化成厉鬼回来寻他报仇。

锦袍男子冷眼看着这一幕。

弱小的人再怎么挣扎也没用，只能藏身火山，埋葬于此。

九霄塔内某间修炼室。

墨连城忽而震惊地睁大双眼，空洞的眼中仿佛丢了魂，泪流满面。良久过后，他猛然吐出一口鲜血，无法支撑地昏死了过去。

“连城？连城！怎么回事？”不远处的墨亦枫猛地惊起，焦急地过来扶起墨连城。

“秦岭！快过来……”墨亦枫高声急喊。

澹台樱匆匆赶来，只见墨连城的白衣上沾染了鲜红，表情好像极为痛苦。今日才刚到五行大陆而已，他怎么突然就出事了？心里莫名地有一丝不安，澹台樱关切地问：“他怎么了？难道又修炼到昏了过去？”

墨亦枫眉宇紧拧，一时之间也讲不清楚，迟疑道：“他修炼中途突然停了下来，好像丢了魂似的只顾着流眼泪……不好！会不会是那丫头出事了？”想到这个可能性，墨亦枫心中大痛，心慌之际又想到了小萌萌，颤抖着问：“小萌萌呢，它怎么样？”

澹台樱微微一愣，转而凝重道：“小萌萌也突然昏迷了过去，秦岭正给它瞧着。”

“我们去找秦岭！”墨亦枫背起墨连城，快速往秦岭的房间奔去。

秦岭正好慌张地从屋内出来，见墨连城昏迷心中一突，急道：“主子怎么啦？”

“你快来看看，他会不会有事？”墨亦枫将昏迷的墨连城安置到床榻，说话的声音由于紧张还带着轻微的颤抖。

秦岭快速给墨连城检查。墨亦枫看着一旁昏迷的小萌萌，它的境界又跌落了，气息很微弱，仿佛刚从鬼门关里转了一圈。果然和她有关……因为她除了和连城有生死契，还和小萌萌有血契。

半晌，秦岭道：“墨族长，主子是情绪起伏过大，哀伤过度……”

墨亦枫闻言眉宇轻蹙，问道：“澹台，你对生死契的了解有多少？如果一方的生命消逝了，另一方会必死吗？是否曾经有过什么例外？”

澹台樱回忆了一下，须臾才道：“典籍上有过几次记载，没有例外的。”

墨亦枫绷紧的神经稍微放松。只要连城活着，那么，她也应该还活着吧。其实，是因为曲檀儿主动解除了生死契，墨连城有所感应才会悲伤到极致，一时承受不起打击就吐血昏迷了。如果墨亦枫知道这个真相，恐怕他就不会这样想了。因为强行解除生死契的后果太过于严重，倘若不是到了生死抉择那一刻，谁会去解除？

接下来，由秦岭负责照顾墨连城和小萌萌。

墨亦枫外出打探消息，并抓紧时间赶往天罚城。

天黑之际，在一处林间。

墨连城醒过来后神情一直呆滞，不言不语。

其余三个大男人很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何事，可是见墨连城这种状况又不敢擅自打扰，只好默默地等他自己回过神。然而，就这样在煎熬等待中度过了一个时辰，三人不禁怀疑，墨连城真的会回过神吗？

又过了好一阵。

墨亦枫的脸色越来越阴沉，他突然上前一把揪住了墨连城的衣襟，沉声道：“连城，你在做什么？你们不是有生死契吗？你没有死，她就还活着！”他心中越来越浮躁和不安，再等下去也快要疯掉了。

“连城，相信她！相信她绝不会轻易死掉！”墨亦枫又暴戾地咆哮。

墨亦枫这一声咆哮终于让墨连城有了一点回应，空洞死寂的眸子渐渐有了生气。然而，他只是木然地看了墨亦枫一眼，然后泪如雨下，完全不似清醒了。墨亦枫眼睛也跟着红了，他上前用力地抱住迷失了的墨连城。

安慰的话，他一个大男人说不出口。

用力的一个拥抱，代表了他心中无尽的担忧。

“连城，先不说她还不一定有事，即使真有个什么事，你也要好好地活下去！因为不管花费多少时间，付出多大的代价，我们一定要报仇！一定要！”墨亦枫心中对锦袍男子恨意

滔天。那是一种以生命刻下的不解之仇，不死不休。

墨连城在轻颤中徐徐闭上双目。

泪水流尽，干枯了，染上了鲜血。

良久过后，他猛地睁开眼，那血眸中含着坚强，也满载了仇恨。

“是她强行解了生死契。”墨连城道出真相。

墨亦枫一惊，真这样的话情况会很糟糕。他努力压下心底的不安，劝道：“连城，等小萌萌醒来再问它一下，你也别太早往坏处想……”

墨连城很快出手将昏迷中的小萌萌唤醒。

“嗷！嗷！”

刚刚醒来的小萌萌突然悲愤又暴戾地咆哮，情绪很不稳定。那嗷叫声似哭又似悲鸣，既焦虑又哀伤。由于血契的特殊，它在昏迷前见到一个短短的画面，看见了锦袍男子推曲檀儿跌落火山的一幕。

这一幕，让它足够疯狂！

妖兽不会流泪，可在场的男人们都没有错过小萌萌浓郁到了极致的悲愤。

墨连城的脸色再度惨白，拳头紧握，指甲直入血肉。

鲜血，正一滴一滴地掉落，而他浑然不觉。

秦岭和澹台樱也一样，心中都生起浓浓的忧虑。

忽然，墨亦枫猝然发难，将小萌萌砰的一声按住，怒而质问：“小萌萌！到底发生了何事？”

“主人……有难。”小萌萌赤红的双目渐渐恢复了一丝清明，断断续续道，“那男子……将、将主人击伤，丢、丢进了火山……”

说罢，它又昏死了过去。

当晚，夜凉如水。

山峰之巅立着一名白袍男子，他已经在上面站了一天两夜。

他没有一览众山小的闲情，只是神情木然地眺望着远方。这个向来爱干净的男子，此刻一头青丝凌乱地披散着，染上了沧桑和凄怆。小萌萌说她被人重伤推下了火山，那活下来的机会何等渺茫？冷静下来后，他不敢相信，也不敢奢望。

掉进火山的人还能生还吗？！

墨亦枫悄然出现，沉声道：“连城，够了，现在还不是难过的时候。”

“我无事，你不必担忧。”墨连城嗓音暗沉沙哑。

“小萌萌依然昏迷不醒，伤势严峻。”墨亦枫脸色凝重地说着。他还想从小萌萌那里知道一些具体的情况，奈何小萌萌的伤势过重，好像随时都会死去：“连城，澹台樱说天罚城里只有一处火山，叫绝焰山。”

墨连城死寂的眸子微微闪了闪。

过了半刻，墨连城默默地进了九霄塔。进了房间，他重新整理了仪容，换上一套干净朴素的衣袍，远望一眼好像穿着一件丧服。这是因为他用白绸代替了腰带，长发也仅用一条白绸绑着，飘落时更显凄凉孤寂。

院子内，石桌前坐着的墨亦枫等人一见他这身衣着，眸子都暗了暗，一致保持了沉默。

有时，命运的安排就是这般残忍，想避开都来不及。

澹台樱最先打破沉默：“我们商量一下，接下来要怎么做。”

随即，墨连城看向墨亦枫。他还是尊重墨亦枫的决定。

墨亦枫苦涩一笑道：“我多年不曾来五行大陆了，大致的情况还得问澹台。”

澹台樱不久前曾经回来过一次，打听到的自然比墨亦枫等人多，他直言道：“实话说，天罚城不是靠我们几个人就可以撼动的。而她……已经出事了，我们再去天罚城也没用了。想报复的话一定要知彼知己，不能急于一时。”

澹台樱说得并没有错，就算曲檀儿没有死，他们去天罚城也不一定能起到什么作用。因为实力悬殊，一行人加起来也不是天罚城主的手下。只是因为墨连城不甘心，其他人又甘愿作陪罢了。

澹台樱将自己分析的，一一都讲给他们听。

墨亦枫忽而问：“澹台，你们家族的实力如何？”

“你想利用澹台家？”澹台樱一惊。

“不行吗？还是你对一个背弃自己的家族还有留恋？”墨亦枫并没有想利用澹台家族的意思，刚才一问，也不过是随口问问而已。

澹台樱俊秀的眉微微一挑，让族人出卖后心里难受是肯定的。只是，不管如何那始终是他从小长大的家。有些族人背弃了他，同样也有些族人毫不知情。再者，凭澹台家族的实力也无法和天罚城作对。于是，澹台樱摇头道：“澹台家在五行大陆勉强只能算个二流的力量，一直以来只靠种植灵药为生，最大的靠山也不过是和丹塔有合作而已，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价值。”

“丹塔……是什么？”秦岭奇怪地问。

墨连城眸子轻微闪了闪，似乎也想知道。

“丹塔是五行大陆顶尖的势力之一，纯粹是一群以炼丹师为主的势力，是大多数势力都想巴结、不想得罪的。”澹台樱再细细将丹塔的情况说出。五行大陆中各大势力间错综复杂，素有争端。丹塔游走其中，一枝独秀，独善其身。

丹塔有自己的商会，主要经营丹坊，卖各种丹药，开出的价格合理，口碑不错。他们只经营丹坊，不理闲事。当然，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倘若有哪方势力不长眼，敢无故招惹上丹塔，几乎是自寻死路，通常会在一夜之间遭到颠覆。这就可以说明丹塔很强。天罚城和丹塔基本是井水不犯河水，未曾发生过利益冲突。

澹台樱继续说道：“天罚城和丹塔一样强大，二者却又有很多不同。天罚城行事张扬果断，作风霸道强势。丹塔就算报复也是暗中进行，行事低调；在生意上又磊落公平，不会以

势压人，只要客人出得起价钱，他们对谁都是一样的态度。”

听到这儿时，秦岭疑惑地提出来个问题：“那天罚城的人想买丹药呢？”

“没有特殊待遇，全部一样的。”澹台樱解答，“丹塔似乎并不惧天罚城，天罚城的人也不会去丹塔的商会闹事。因此，丹塔的底蕴有多深厚，外界也不清楚。”

他们商谈了一阵。

墨连城只在一旁静静地聆听，未曾发过一语，目光时不时会瞟向昏迷不醒的小萌萌。想保住它的小命，必需一个灵气浓郁的地方。他不由得想起了九龙聚灵阵。两日后，众人寻到一个幽静隐蔽的山谷，将里面原本居住的妖兽赶走，再合力布置了一个小型的九龙聚灵阵。

墨亦枫在九龙聚灵阵外又设了一道空间屏障。

墨连城将昏迷的小萌萌安置于阵中灵气最浓的地方，又留下秦岭照顾它，还将自己身上值钱的东西都留给了秦岭。

是夜，大地阴凉。暗淡的月光，带着悲色。

聚灵阵附近某个暂供休息的洞内，点燃着一堆火，木柴噼啪作响，有三个男人在闭目休息。良久，墨连城徐徐睁开眼，深沉地望了不远处闭目歇息的墨亦枫和澹台樱一眼，然后悄然出了洞。很快，他的身影消失在夜色里。

奔到了数里外，前方忽而多出一道白色身影。

墨连城脚步一顿，慢慢停了下来。

“你想一个人去送死？”夜色中，男子轻淡的嗓音带着几分责备，可又不难听出其中的关怀之意，磊落坦荡。

“嗯。”墨连城轻声答。

“咱们是不是兄弟？”那人缓缓转身，正是暗中跟来的墨亦枫。

墨连城沉默片刻，严肃道：“是。魂不灭，情谊不散。”

“那是你没将我当自己人了……还是你觉得兄弟间只能同富贵而不能共患难？”墨亦枫的目光直逼墨连城，不容他回避这个问题。墨连城想去哪里，想做什么事，他又怎么会不知道？

墨连城袖中双拳轻握，最终，他点头：“走吧，一起。”

“此行即便是死，我亦无悔，活这么久……也累了。”墨亦枫幽幽一叹，接着抢先一步往天罚城的方向飞掠。

墨连城心中微微感动，此时再说什么也都显得多余了。

随即，他跟上墨亦枫。

半个月后。

天罚城外的一座城来了两名男子。他们在酒楼中仅坐了一会儿，简单吃了些东西，就找了一间不大不小的客栈住下。仅是天罚城外的一座城池，都比华恩和玄灵任何一座城池繁荣。在这里随时可见修炼者，就算一个跑堂的店小二都有蓝玄位后期的实力。见到这种情

况，也可知五行大陆的强大不是没有理由的。

晚上，两个人悄然出去。

捉了几个人后，他们用搜魂术搜出了绝焰山的具体位置。

翌日清早。

高山峻岭，绿树成荫，鸟兽啼鸣。

墨连城和墨亦枫悄悄地避开明桩和暗桩，成功潜入天罚城区域。因为火山附近的温度较高，植物必然稀少，所以绝焰山并不难找。他们只觉前面热浪冲天，荒芜一片。墨连城想到曲檀儿可能葬身于此，心如刀绞。刚想冲上火山，蓦然，墨亦枫将他按住。

墨亦枫赶紧低声提醒：“连城，看前面。”

这时，墨连城也发现了火山前有人。

那人盘坐在火山脚下的一块大石上，气息内敛，仿佛和山石融为了一体。当墨连城看清楚那个人是谁时，霎时仇恨满目。

墨亦枫不让他冲动，想带他往一旁隐匿。可惜，墨连城知道檀儿被丢落进火山，生死未卜，哪里还压抑得住？即便是死，他也不想退走：“亦枫，你不要出现！就算我死了，你也不要救我……”仅一瞬间，他便脱离墨亦枫的手，掠向了锦袍男子。他一出手便是最强的绝杀！

轰！

即使是死，墨连城亦不畏惧，因为他的心已经死了。一个人的心都死了还会有何畏惧？但墨亦枫会让他一个人冒险吗？显然不可能。几乎同时，他也施展秘术瞬间出现在锦袍男子数丈外。两人配合起来惊天一击。轰隆隆！

地动山摇，震荡不止。

一击过后，他们在第一时间撤出数百米外。

待烟尘散尽，刚才所击的位置并无一丝血迹。

锦袍男子在他们一击中消失了。

墨亦枫和墨连城对视一眼，同时看到了对方眼中的震惊。他们明明感觉击中了那人，结果却只是一个虚影。他们抬起头，看见火山旁的高空渐渐浮出了一个人影。

那人面容朦胧，让人看不清楚也记不住容貌。他看到二人貌似有一瞬间的意外，因为他在这里除了自己的契约兽外，连同心腹都不知情。而这两人又如何得知？他望了一眼火山口，略为沉思。

墨亦枫所站的位置恰好可以将锦袍男子细微的举止看清楚，不由得也疑惑地看了一眼火山口。还有，檀儿被推下火山已经很多天了，他为什么还没有离开？很快不止墨亦枫想明白了，墨连城也意识到这个关键，他激动万分地望向火山。檀儿还没死！因为她没有死，所以这个男人会一直守在火山口！这个念头一起，墨连城心中死寂的湖水终于起了波澜，偏偏心又疼得无法言语。

天罚城主到底想做什么？檀儿又在经历着什么可怕的事？

墨连城双目血红，隐隐蓄泪。

这时墨亦枫冷漠道：“天罚城主，你想要什么我们给你便是，何必赶尽杀绝？”

锦袍男子浑身上下自有一股上位者的霸气。他压根没有回答墨亦枫的意思，因为锦袍男子一直以来站的位置太高，像墨亦枫和墨连城这样修为的人在他的眼中如同蝼蚁，回答一只蝼蚁的问题，他会觉得很掉价。

墨连城见识到锦袍男子的态度，诡异地冷静了下来。他先将自己早前准备提升修为的灵丹服下，再将碧血箫交给墨亦枫。因为最熟悉碧血箫的人当数墨亦枫，由他来用碧血箫能很好地发挥出它的威力。

“亦枫，咱们兄弟俩今日就联手一次吧。”墨连城一袭白衣无风自动。原本是青玄位后期的修为，这时他周身气息不断攀升，青色的玄气变成了透明，涨到了皇玄位的修为。借助丹药可以短时间内修为暴涨，等药效一过又会恢复到青玄位。

墨亦枫眼中闪过惊愕：“连城，你——”

锦袍男子一见，轻咦了一声。

墨连城手中的蛛王索如同夺命的利器，向锦袍男子展开了凌厉的攻击。

锦袍男子姿态从容地接下了墨连城的一招，结果对方招中还有招，数道暗器闪着阴森的寒光袭击而至。锦袍男子锦袖飞快地一甩，轻松击落了所有的暗器。很快，他闻到了墨连城身上淡淡的药香，那是属于炼丹师特有的气息，是长期炼丹者才会染上的药香。他以平静无波的嗓音说道：“你炼出的丹药不错，死了有点可惜。”

墨连城连番攻击之下并没有给对方造成任何实质性的伤害。墨亦枫配合着墨连城出招。两个人每出一招都不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全是不管不顾的打法。奈何，锦袍男子压根没有将二人放在眼里。可即便如此，打斗了才半刻钟，两个人就受伤了，很是狼狈不堪。相比之下，锦袍男子却依然在原来的位置，连脚步都不曾挪动一下。

果然实力悬殊，远远不是同一个级别。

锦袍男子的注意力似乎在墨亦枫的碧血箫上，他仿佛陷入了某种回忆似的道：“这箫……应该是碧血吧。当年它可是妖主……不，应该称他为帝君，当年这一对箫是帝君在各大陆征战时得来的战利品。我记得帝君将它们赐给了一个族人。”他对帝君的东西都非常感兴趣，于是主动攻向墨亦枫，想将碧血箫夺过来。

墨连城提升而来的修为只能维持两刻钟。药效一过即会全身虚脱，不死也逃不掉。

他等了这么久便是在等一个机会，一个空隙。他恨天罚城主，恨不得和他同归于尽！见天罚城主不理自己，只顾着对墨亦枫出手，墨连城立即拼尽全身的力气，对天罚城主展开了雷霆一击！

锦袍男子暂时撤下墨亦枫，回手即挡下了墨连城的杀招。

墨连城从未有这一刻觉得自己原来如此渺小。感觉对方就像是一座大山，紧紧地压得他快要喘不过气来。因为在他看来最强的攻击，落在锦袍男子的手中却如同儿戏一般，轻轻松松就被他挡了下来。